

30岁都市女性群像戏走红的背后,编剧说:态度与感同身受一样珍贵

《三十而已》中不完美的“她们”,为何拿下高分热播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我叫顾佳,后会无期。”她和浮夸“太太圈”决绝挥别的模样,一如当初费尽心思地来,顾佳,一个不算完美但总在追求完美的角色,一个自律的同时眼里也揉不得沙子的女性,如今是社交媒体最具话题度的人物之一。而立之年,她对每一次人生起承转合的态度,都会在剧外震荡出无限话题。

“态度”与“话题”,也许正是《三十而已》一次次出圈的两个关键词。总能激荡出话题,让观众争相发言,得益于创作者对生活的细致体察;而赋予角色明确的态度,甚至直接把“而已”写进剧名,这个过程本身,输出了创作者的立场。有话题、有立场,加之演员的出色诠释,顾佳、王漫妮、钟晓芹的走红,不是偶然。

《三十而已》在东方卫视播出后,编剧张英姬常收到朋友发来的微信,告诉她自己又被哪一幕戳中了。同一时间,她也喜欢看网上开放的讨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位85后编剧明确表达了她所在乎的创作真谛——对生活的关切是思考人和世界关系的起点,而输出正向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作品走入受众后的落点。“女性视角写女性,态度和感同身受一样珍贵。”

那些让人心头一颤的台词,无非做到了对生活诚实

剧中不少台词,让观众心头一颤。“出月子的第一天,我感觉顾佳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许子言的妈妈。”“生活的本质,就是千难过去还有万难。”“你留在大城市赚的是什么?赚岁数吗?”“都说婚姻是避风港,可都想避风谁当港?”

如果说,金句是一部剧“出圈”的表征,那么内里又是什么?编剧说,是真实



顾佳

王漫妮

钟晓芹

制图:李洁

的人生状态。

王漫妮、钟晓芹、顾佳,未婚、已婚、已育,剧中三个女主人公,代表了30岁女性的三种状态。“这些我都经历过,她们身上有我不同人生阶段的影子。”张英姬说,开始写剧本时,她刚成为母亲一年,把自己的人生掰开揉碎,再加上一段时间对生活的寻访,化作了三条故事线。

故事里,有的揭开了琐碎生活的一角,比如钟晓芹和陈屿,恋爱时去餐厅坐同一边,有说不完的热络话,结婚后变成各坐一边,各刷手机,他们一个

养鱼一个养猫的相处方式,像极了现实里“两块不一样的拼图合成的伴侣”。有的则是把人心和盘托出。比如王漫妮,她聪明、漂亮,工作上又舍得拼命,当她靠自己的努力站到了能看见繁华都市车水马龙的地方,内心深处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完美爱情的渴望,都是人之常情。

也正因为做到了对人性、对生活诚实,《三十而已》打动人的,绝不只是依靠金句,而是一次又一次感同身受。独在异乡打拼,一头连着父母故土无法割舍的牵挂,另一头尚未抵达自己曾期许的彼岸,该不该设定一个“回家倒

计时”的期限?王漫妮的午夜徘徊,许多“北漂”“沪漂”都有。

我想和爱情生活在一起,可对对方的似乎只是“安稳生活”;我把意外怀孕看作天赐珍宝,可对对方还在顾虑“是否做好了当父母的准备”。钟晓芹没有事业上的烦恼,但关于家庭生活,她的顾虑与许多“已婚少女”如出一辙。

求学时拿得出漂亮成绩,婚姻里做得了完美妻子,创业、生娃、全职、再创业,她的日子就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路,像顾佳这般时刻绷紧人生的弦,许多女性称赞、羡慕,但不恨,因为能懂她的情有可原。

所有的“不写”和“坚持”,都是创作者对人生的理解

爱情、物质、家庭、职场,看起来,《三十而已》想要将30岁女性身上发生的一切话题都网罗进来。其实并不。“我有一些明确不写的点。”张英姬说,她不写婆媳矛盾,不写闺蜜反目,“我想尽量写一些自己有感触的新话题、新关系”。

新话题之一,全职妈妈等于独立女性吗?顾佳就是国产剧里让人耳目一新的全职太太形象。不同于那个浮夸虚荣、

生活在丈夫价值半径内的“太太圈”,顾佳的人生一点都不被动。她鼓励丈夫创业,烟花公司稳定便做主贷款买大房子,随后送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看似站在幕后,却是家中独当一面的大人物。典型一幕发生在烟花厂。顾佳陪丈夫去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一圈看完,她的发言让厂长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消防通道里杂物堆不得,烟瘾大的工人留不得,疲劳作业要不得。“再大的订单也没有人命大”,直到她摆明态度,丈夫许幻山才知后觉。

新关系之一,体现在剧中为数不多的长辈身上。比如钟晓芹的妈妈,虽说陈屿抱怨自己有个“田螺丈母娘”,但细心的观众会看见事情的另一面:丈母娘总挑小两口不在家的时候来替他们收拾屋子,弄完就撤;当女儿动手术,医生询问谁当陪护时,她又会后退一步,主动说让女婿陪。心里有条“一米线”,这样的长辈形象在过去的生活剧里并不多见。

在“不写”一些矛盾的同时,编剧更执着于一些“坚持”。王漫妮有几场内心戏,便是这种“坚持”的外化。她遇见梁正贤,从飞蛾扑火到发现被骗后断然抽身,“我想表达她身上的傲气,无论何时,总有些坚持的东西,没有失去”。望着黛西对当前的时尚趋势、设计师风格发表独到见解,王漫妮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欣赏,学会与自己的失落和解、学会看见竞争对手的优势,这也符合她追求职场更好表现的坚持。至于顾佳,她的感情洁癖,她甘愿自己背债也要保全茶厂、保全工人们的生计,又何尝不是女性在“试错”后,对人生正轨的坚持。

“我写这部戏的目的,就像剧名一样,开始于对30岁女性状态的探讨,落脚于‘而已’的态度。”编剧说,所有的“不写”或者“坚持”,都灌注着她对人生的理解,“我希望在最终结尾时,观众能感受到一些鼓励,有得到缓释的感觉。”

要“乘风破浪”别“随波逐流”,愿好的舞台配得上姐姐们的阅历与智慧

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参赛者向单一风格妥协,网友呼唤多元审美回归舞台

■本报记者 姜方

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近日播出第七期,在选歌环节就不被看好的孟佳团队排名垫底,队长孟佳也被淘汰。赛程过半,有声音指出,参赛者越来越向动作整齐、现场“轰炸”的传统韩式女团风格妥协;阿朵、朱婧汐、许飞等才华与个性十分鲜明的姐姐过早离场,让人遗憾舞台没有留给更多女性展现多元美的空间。

节目开播之初,“重新定义30+女性”“让女孩不再怕变老”等话题十分亮眼,组团公演之前30位姐姐也各自展现了独特的美。然而近期节目却发现她们逐渐适应屈服赛事规则,从“乘风破浪”变得“随波逐流”。难怪有网友评论说:如果又美又飒、专业出色的姐姐们走到最后,只能展现少女女团那种“千人一面”的美,这无疑与节目最初的定义“自相矛盾”。

“炸裂”的舞台确实抢镜,但那些注入阅历和心境的表演更隽永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六期,节目中的音乐导师赵兆与姐姐们起了争执。起初,赵兆给参赛曲《花样年华》编的曲风,是穿插念白,极具戏剧感的风格;但队长孟佳却想把这首歌改编为复古disco风,再加上rap与舞蹈——这正是节目中最受欢迎的传统韩式女团风格。尽管最后孟佳组妥协接受了歌曲风格,可成员们的脸上却写着无奈。这是因为前两轮组团公演投票的结果显示,慢歌有很大概率获得低分,劲歌热舞则容易拔得头筹。

不能否认,“炸裂”的舞台确实吸引眼球,但很多网友所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注入姐姐们阅历和心境的表演。比如第一次组团公演的《兰花草》,改编歌词“我慕天地广,花语亦铿锵”展现了女性勇敢坚韧的魅力。前两期组团公演中,一些现场投票排名垫底的慢歌也不断被提及——《Beautiful Love》唱出各年龄段女性对爱的勇敢,无数听者为之流泪;《仰世而来》融入民族风元素,空灵的吟唱令人动容;《女孩儿与九重奏》的探戈曲风充满戏剧性,三位演员张力十足。这些舞台各美其美,被认为体现了节目的初心。



▲阿朵

▶孟佳

制图:李洁

然而,网络口碑与现场投票结果出现了巨大反差。这固然有客观原因:舞台和场地布置让劲歌热舞在短时间内最具冲击力,观众在较短的投票时间内无法细品作品中的情绪和深意,审美也就趋向于单一。可惜的是,经过两次组团公演,参赛者们明显被票数和规则裹挟,只能拼命练习难度高的劲歌热舞,自言“期待一首慢歌”的宁静也宁可吃速效救心丸都坚持要选择快歌,以求保全高位名次。

近年来,不少观众已对偶像生产流水线量产出来的女团过于雷同感到审美疲劳,而《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却不乏已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的“宝藏姐姐”。比如节目首期,阿朵作词作曲的solo歌曲《扯谎哥》兼顾苗族风情、先锋色彩的音乐,表演独具风格、充满张力。阿朵在讲述自己为何来参加这一节目时说:“我们(民族)的音乐那么棒,听到的、知道的人却很少。”她参加节目就是希望让民族音乐和文化被更多人

解和接受。曾经是以性感火辣为标签的流行歌手,十年前“归隐”山田的阿朵一直致力于非遗文化传承,要把民族音乐带向世界舞台。无论《兰花草》的“开口炸”,还是《相爱后动物感伤》的蕾丝丝朋克风;无论是温柔辅助“女王”宁静,还是耐心开导后辈袁咏琳……“请节目组把阿朵的导师费结一下”,网友们的玩笑点出了阿朵的优秀和超然。

虽然阿朵早早地步上第二次组团公演,但很多网友期待像她这样有阅历、有思想、有人格魅力的姐姐能重归舞台。有综艺评论人直言,“不是姐姐们不够好,是我们舞台不够好。”“我慕天地广,花语亦铿锵”,节目组何妨重归初心,守护好姐姐们各自因岁月而来的成熟和智慧。

离开姐姐们,有才华横溢、台风独特的阿朵,声线空灵的“赛博歌姬”朱婧汐,有“既不女也不团”的许飞、音乐剧高手陈松伶……直到最近一期,唱跳俱佳的孟佳因人气不足而止步,知名度不高而非实力不够——成了被淘汰的最奇怪理由。

呼唤节目重回最初选曲思路,展现姐姐因岁月而成熟的智慧和底蕴

赛程过半的时候,回首那些陆续

■本报记者 宣晶

“莫扎特歌剧的情感表达和演唱技巧都极为丰富,音质要有颗粒感,音准必须分毫不差……”80后女高音歌唱家宋倩一头发扎进上海大剧院,已经在舞台联排了三天,“《唐璜》‘走’一遍合成彩排就要三个多小时,不能有一分分神。”为了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的上海首演,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率团连续奋战了许久。上周末,窦乾铭、余杨、黄俊鹏、王柏龄、熊郁菲等这群80后、90后主演亮相,就是欧美一线歌剧舞台上难得一见如此“青春”的阵容。

精雕细琢莫扎特经典歌剧,“一团一策”创精品、育新人

两幕歌剧《唐璜》的故事取材于中世纪西班牙流浪贵族男青年唐璜的传说,音乐充分展现了莫扎特刻画人物性格的高超技巧和戏剧深度,开创了音乐心理戏剧的先例。“《唐璜》是歌剧指挥的人场券。”2020年初,许忠作为首位登上悉尼歌剧院的中国指挥家,执棒澳大利亚歌剧院一连演出八场《唐璜》,引起轰动。“近年很少有国内剧院排演完整的莫扎特歌剧了,趁着演艺市场相对清淡的‘空窗期’,回归到古典主义、精雕细琢莫扎特的歌剧作品,很有意义。”许忠告诉记者,音乐会版《唐璜》还将创新制作视频版本,供“云上”播放。

歌剧《唐璜》体量大,整部歌剧长达三个半小时左右;语言难,宣叙调多,音乐速度快;处理要求细致入微,重音、气口、装饰音与歌词间的微妙处理,皆有门道。为了演好《唐璜》中的安娜,宋倩已经倾力排演了一个多月。对常年演出大部头作品的演员们来说,发声、音色、花腔的处理,都需要对抗性。“排演《唐璜》的过程既是折磨,也是享受。”宋倩告诉记者,咏叹调《别说我》情感丰沛、技巧丰富,演绎难度颇大;一幕尾、二幕末的重唱讲求连贯性、准确性,容不得一点失误。这批80后、90后青年歌唱家为《唐璜》倾注了所有精力,排演尽管艰难,但收获更大,“表演上了一个台阶”。

宋倩是意大利威尔第音乐学院歌剧演唱和室内乐声乐双硕士。2015年,上海出台《关于推进上海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院团采取“一团一策”,在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和各艺术院团个性的基础上,围绕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引进等多个方面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刚刚学成归国的宋倩如鱼得水,在上海舞台找到了更大的空间。仅一年半里,她就在十部中外歌剧中担任角色,之后陆续出演《雷雨》《原野》《天地神农》《茶花女》等剧的女主角。

“一团一策”不仅激活文艺创作的一池春水,也细心呵护着上海文艺舞台的“后浪”们,为他们的艺术发展架桥铺路。2017年,宋倩被上海歌剧院选送参与英国皇家歌剧院青年艺术家培养课程。此次《唐璜》的排演也得到了多位世界知名歌剧院导演的“云端”指导,以国际标准助推青年人才培养。

“一中一西”组合成常态,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歌剧最讲究专业的“国际语言”。近年来,上海歌剧院排演过《阿依达》《卡门》《图兰朵》等,既涵盖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演唱语言,也兼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美声学派等多重风格。与此同时,上海歌剧院积极探索“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新途径。在上海歌剧院,“一中一西”的组合已成为当下创作演出的新常态。去年9月,上海歌剧院携歌剧《图兰朵》为阿联酋迪拜歌剧院2019-2020演出季揭幕。今年复演后的短短一个月里,上海歌剧院上演了原创歌剧《晨钟》、经典歌剧《唐璜》,原创歌剧《田汉》也在紧锣密鼓的修改创作中。

“虽然我们生在新时代,无法亲身先烈的革命道路,但音乐有着特殊的魅力,能引领我进入历史情境,接受信仰的洗礼。”宋倩在《田汉》中出演女主角“安娥”。对宋倩来说,排演过程就是一堂生动的党课。为了“吃透”角色,她下足工夫搜集历史资料,揣摩人物性格,也为革命者的坚贞信仰深深触动。在《田汉》开幕式上,宋倩曾献唱咏叹调《他是我矢志不渝的爱人》,“对我来说,这首歌不仅是献给‘爱人’的歌,更是献给祖国、献给党的赞歌。”

在《茶花女》《唐璜》等经典歌剧锤炼技艺,在《晨钟》《田汉》里接受信仰洗礼,上海歌剧院“后浪”们正奔腾向前。

上海歌剧院首演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阵容在上海舞台熠熠生辉